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7nB399

鶴林天樹植禪師語錄

清 行植說　湛祐編（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朱廷梅序
    - 行珍序
  - 上堂
  - 小參
  - 示眾
  - 頌古
  - 佛事
    - 古南先老和尚週忌上供
    - 三週設供
    - 送先老和尚舍利入塔
    - 秀峰岫雲和尚計音至上供
    - 為受業師十週設供
    - 為慧朗師起龕
    - 舉火
    - 為收供勤修禪德火
    - 為汝風杲和尚火
    - 除夕為野生上座火
    - 了義禪人火
    - 正知禪德起龕
    - 舉火
    - 佛起法屬起龕
    - 舉火
    - 大司馬科公命代作先老和尚祭文
  - 行實
  - 塔銘
- 卷目次
  - 1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鶴林天樹植和尚語錄序

余幼事舉業，於正心誠意之外，凡老莊百氏之書，心弗好也。聞浮屠見性成佛之說，竊常疑之。及壯而游宦四方，間有以尊宿語言文字進者，每於披閱，但增悶憊，未常不掩卷靜坐，忽於言外得之，始知教外別傳，不立文字，老胡婆心嘔盡矣！向之所疑，釋然瓦解，方信三教一源，良不我欺歟！時蒙今上聖恩，自外官擢遷部職，值四海昇平，共樂無為之治，故政事多暇。時過京之廣濟寺，從吾鄉天孚祐大師為法喜遊，真不讓東坡之於佛印也。識其行事，務貴真履實踐，不尚虛夸，咸有古德之風。審其法系，乃古南牧雲門和尚之孫、鶴林天樹植和尚之嗣也。天童密祖之下，海內咸稱二牧，而弘覺忞祖已受知於世祖章皇帝，其聲烜赫，不煩述也。唯牧雲門祖則一舫煙水，深自韜晦，門庭蹙立，見者望崖，有是祖必有是嗣哉！諦觀今之法門日濫，真可痛哭流涕，不有一二老成典型其間，佛法將成掃地矣！天孚祐公之先與余之大父皆為邦家柱石之臣，至今簪纓勿贊。余與祐公，實世誼而兼法誼者也，出其師《天樹和尚語錄》以示，將付諸剞劂，丐余文以弁其首。一披讀之，其機語迅利，如諸閃電，以楔出楔，不留朕跡，橫說豎說，無非般若。余門外漢耳，自愧管窺，文從何作？然而義不容辭，因敘其生平梗概，謹為之敘云。

時康熙己巳歲桂月，中憲大夫知徽州府事關尤弟子朱廷梅拜撰。

鶴林植和尚語錄序

「曾經大嚼過屠門，媿我初終好弟昆。花木禪房蕭寺古，竹林清磬甕城尊。」此戊申秋鶴林牧老人過夾山時作也。老人自述林皋法兄與余上溯龍池，又同破山堯峰法脈共事洞開和尚有年，茲乃死生暌隔，法運陵夷，寧無慟乎？則知先輩鄭秀同門之誼，木本水源之切，概見於斯矣。辛亥冬，老人示寐，遺命天樹植兄繼主鶴林為第二世焉。即日陞座，乃舉：「寶壽初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云云。新長老若作寶壽，見三生恁麼道，劈脊再與一棒，鎮州一城人眼今日果被我瞎卻。」可謂一鳴驚人，是以起濟上經宗。況其說法無蔓，辭平淡而機峻，無元字腳存於冒次者，皆由牧老人源清而流遠，本艷而芳馨，豈是今時剪繪無根？雖炫耀逼真，曷能彷佛真花之萬一哉？惜乎！良弓始張以絕弦，驥方展而中輟，頓令湖海共依，以祖庭煙冷，何法道之厄於哲人，而反庇魑魅爭影？使別傳的首，長夜昏昏，何時而復旦耶？丙寅春，余乏任夾山，因過錫林瞻禮法兄堵

波，而作輓章曰：「蘇公竹在晴疑兩，周子蓮枯草偃風，謾謂同條生死別，登樓猶憶杜鵑紅。」蓋余與植兄亦猶二老人之同關乎法脈，故不無餘憾焉。茲所幸者，其嗣天孚祐公開法都中，遠專法孫睡林抵潤來杭，問序於余，不辭無陋，以弁其首云。

己巳菊月，前住夾山法弟行珍謹譔於十八澗之松巔閣。

鶴林天樹植禪師語錄

嗣法門人湛祐編

山門。「雨過雲開，青天白日。大解脫門，信足而入。」

佛殿。「釋迦已過去，彌勒猶未來，正當恁麼時，禮拜阿誰？」展具，云：「看新長老自倒自起。」

伽藍。「襄陽米公在鶴林寺作護法，自宋至今非一日矣。新長老入門便請相見……」插香，云：「不是諂他，要知千古名公總出不得者裏。」

密祖影堂。「一條白棒住天童，赤手重興濟北宗。後代兒孫真面目，杜鵑樓下見師翁。」

據室。「此是我先老和尚烹金琢玉、打鳳羅龍之處，今日植上座到來又如何施設？」卓拄杖，云：「強中更有強中手。」

上堂。師至法座前，拈疏，云：「毫端未動，文彩已彰，更要委悉，請煩宣過。」宣畢，捧法衣，云：「這頂金襴袈裟，先師付來三載，而今捧出，當陽搭著，通身光彩。」便披。指法座，云：「寶華王座，高廣無上，逼到這裏，當仁不讓。」遂陞。拈香祝聖畢，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本寺開山玄素禪師、歷代住持尊宿，燈燈相照，世世永傳。」次拈云：「此一瓣香，奉為傳雙徑峰前紫柏尊者一脈破山堂上始開禪宗雪柏老人直下第五代先邁菴大師，以報剃度之恩。」正拈香云：「此一瓣香，數載辛勤，一朝便得，將謂破龍澗上接著一顆明珠，原來是枚泥彈，瞞不得天下人，爇向爐中供養，即此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一世牧雲先老和尚，用酬法乳。」遂斂衣就座。白椎畢，師云：「第一義，莫擬議。若擬議，落第二義。還有覷得者麼？出來與他證據。」問：「竹院逢僧處，庭前柏子青，一燈相繼續，古殿忽重興。如何是古殿重興句？」師云：「黃鶴山頭翠插天。」進云：「格外人來，將何相接？」師拈棒云：「朝三千，暮八百。」進云：「過在甚處？」師打云：「不可放過。」進云：「雲散家家月，春來樹樹花。」師云：「錯打了你。」問：「半千里外來京口，相送師登古道場，江海朝宗山岌嶪，紛紛龍象聚同堂。如何是最初祝聖一句？」師云：「天長地久。」進云：「秖如昨夜雨漫漫地，今朝杲日麗天，還有

祥瑞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祥瑞底事？」師云：「雨後是晴天。」進云：「恁麼則濟北燈光重剔起，古南法脈遠流長。」師云：「打濕闍黎一隻腳。」乃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且道：即今是甚麼時節？作麼生是自彰之理？」豎起拂子，云：「若向這裏會得，凡聖同途，古今一轍。鶴林寺裏打鼓，破山堂上說法；破山堂上打鼓，鶴林寺裏說法。楊子大江直接曹溪正脈，高林初日輝聯太白一燈，雖然是馬素門庭，也要子承父業。子承父業且止，即今開堂祝聖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天高群象正，海闊百川朝。」復舉：「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寶壽便打。三聖云：『與麼為人，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寶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師云：「二尊宿雖則有賓有主、頭正尾正，檢點將來未為勦絕。山僧若作寶壽，見三聖恁麼道，再與劈脊一棒，鎮州一城人眼果然被寶壽瞎卻。」卓拄杖，下座。

開鐘板。「鶴林堂裏，鐘板開封。新行舊令，海納山容。」遂擊一下，云：「響得不同。」

上堂。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識得你是金山來的。」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送客忽思家。」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閒看嶺頭雲。」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當堂正坐。」進云：「賓主蒙師示，向上事如何？」師云：「向上不如放下。」僧拂坐具，云：「得風流處更風流。」師云：「大眾笑你。」乃云：「今日承鄰近諸公設齋供眾，命山僧陞于此座，舉揚般若。山僧自入院以來，應酬人事，帶水拖泥，穿城入市，兼為天雨連旬，常住少柴缺米，終日論量鍋眼大小、杓柄短長，佛法一總忘卻了也。記得前日偶乘個沒底船兒，打焦山腳下過，急流中撩得一枝無孔鐵笛，信口吹了一曲，曲中人不見，江上數峰青。而今不免更吹一曲，供養大眾。」遂拈拂子作吹笛勢，引聲云：「囉哩囉哩囉囉哩。」驀擊香案，云：「住！住！眼前總是知音者，好曲吹來不用多。」

復舉：「黃檗在南泉會下為首座。一日，捧缽向南泉位上坐，泉入見，云：『長老甚年行道？』檗云：『威音王已前。』泉云：『猶是王老師兒孫。下去！』檗遂過第二位。」師云：「這個公案，叢林中商量道：『黃檗有陷虎之機，南泉有殺虎之用。』殊不知此二老彼此不著便。何故？強中更有強中手。大眾！聽取一頌：玉兔沉巖下，金烏出海濱。誰知侵早起，猶有夜行人？」

佛成道日，上堂。僧問：「洞下君臣即不問，三玄三要事如何？」師云：「逐一問將來。」進云：「如何是第一玄？」師云：「日出海東邊。」「如何是第二玄？」師云：「月落下西巖。」「如何是

第三玄？」師云：「頭上是青天。」「如何是第一要？」師云：「蝦蟆蚯蚓火中跳。」「如何是第二要？」師云：「金烏夜半當空曜。」「如何是第三要？」師云：「鐵鞭打著泥牛叫。」進云：「玄要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打，僧便喝。師云：「再喝一喝看。」進云：「不隨和尚腳跟轉。」師云：「何不禮拜了退？」僧便禮拜了退，師云：「好個不隨人腳跟轉。」乃云：「日不待火而熱，月不待風而涼，佛不待悟而成，道不待修而證。夫如是，則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無有一絲毫移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人人常光現前，個個本來是佛。為甚麼三千五百年前有個不唧溜漢釋迦老子，棄輪王位，直往雪山苦行六年，忽于夜半睹明星，豁然大悟，歎言：『奇哉！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大似乞兒暴富，大驚小怪。山僧今日更為諸仁頌出：六年苦行雪山巔，忽睹明星現碧天，自己眼睛纔打失，一盲又把眾盲牽。」

復舉：「昔日福臻禪師云：『福臻懶說禪，無事日高眠。有問祖師意，連連擉兩拳。』」師云：「大小福臻，藏頭露尾，人來問著，便連擉拳，又道不曾說禪。山僧則不然，鶴林常說禪，早起夜還眠。有問西來意，赤手對空拳。」

中秋，上堂。僧問：「靈山話月、曹溪指月、馬祖翫月，如何是真月？」師豎拳，云：「見麼？」僧擬議，師便打，乃云：「靈山話月、曹溪指月、馬祖翫月，這三個老漢縛作一束，送在東洋海裏沒頭浸卻始得。何故？為他只說得影子邊事，總未見真月在。且道：如何是真月？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復云：「今夜正當翫月之際，參府張公送新燈籠供佛，不妨再拈一二則古話應個時節。昔日，寒山大士云：『我心似秋月，碧潭光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又有古德云：『我心似燈籠，點火內外紅，有物堪比倫，明朝日出東。』」師云：「也是徐六擔板各見一邊，各與三十拄杖。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我心非月亦非燈，道有言無總葛藤。」打一圓相，云：「含裹十虛常妙淨，亙今亙古任騰騰。」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教中道：『無法可說。』今日談居士請和尚陞座，以何法示人？」師云：「錦上鋪花。」乃云：「今日齋僧又啟經，重重好事一齊行，椎鍾擊鼓陞斯座，為要山僧作證明。」驀豎拄杖，云：「看！看！釋迦老子來也，同諸大弟子、長老須菩提及諸阿羅漢等在山僧拄杖頭上放光現瑞，異口同音稱揚讚歎云：『善哉！善哉！善男子！善女人！汝等發此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曾於無量百千萬億佛所種

諸善根，甚為希有，甚為難得。』」卓拄杖，云：「夜眠侵早起，又有早行人，山僧所欲說者已被說了，不必山僧說偈言。雖然，不妨因齋慶讚，錦上鋪花。且道：即今海山居士暨闔屬等捐貲齋僧諷經，畢竟得何利益？福如海廣壽如山，同證金剛般若智。」下座。

上堂。僧問：「數百年前荒祖席，一朝卉木頓生光。綱宗重整即不問，舊店新開事若何？」師云：「鐘磬響千峰。」進云：「與麼則天高群象正，海闊百川朝。」師云：「不妨道著。」僧喝，師云：「這一喝落在甚麼處？」僧無語，師笑，乃云：「一九二九，伸不出手；五九六九，沿河插柳。且道：手既不出，柳作麼生插？請眾兄弟出來道一句看。」眾默然，師云：「山僧日來住持事繁，無暇與你們商量個事。頃承髻公法侄入山作齋，因齋慶讚，欲說幾句無意味話以結般若緣，搜索胸中空洞洞地，了無一元字腳可說。說到這裏，優波離尊者出來道：『長老！你既說戒，又要說禪麼？』山僧向他道：『不妨一串穿卻。』」驀豎起拂子，云：「大眾！且道：這個是禪耶？是戒耶？若曰會去，不參禪而本性圓明、不受戒而梵行清白；如未委悉，如來於禁戒半月半月說。」復舉：「灌溪問末山云：『如何是末山主？』山云：『非男女相。』溪云：『何不變去？』山云：『不是神、不是鬼，變個甚麼？』試聽頌出：如何是末山主？非男女、非神鬼，若個當陽識得伊，髻中明珠堪授與。」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向上宗乘即不問，如何是開經一句？」師云：「如是我聞。」進云：「一時佛在舍衛國。」師云：「落二落三去也。」居士問：「弟子有一問。」師云：「山僧有一荅。」士云：「和尚今日上堂已落第二義也。」師云：「你那裡見得？」士挹傍僧云：「請出來道一句看。」師云：「不得扳扯別人。」士云：「他既道不得，弟子禮拜去也。」師云：「敗將不斬。」乃云：「如來寶藏元無盡，纔得圓經又啟經，夫唱婦隨培善果，福基命位永康寧。雖然，向文彩未彰已前薦得，不必如是我聞，早已信受奉行；其或未然，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復舉：「德山禪師擔《金剛疏鈔》出蜀，至禮州逢一賣餅婆買點心喫。婆問：『禪師所擔何書？』山云：『《金剛疏鈔》。』婆云：『《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你買點心，點那個心？』德山被婆子一問，直得舌似扁擔。山僧今日要與德山出氣，待這婆子恁麼問，但向他道：『我只要買餅喫，無暇與你分疏。』使這婆子知衲僧別有長處。」遂頌云：「過現未來心，三皆不可得。夜來殘雪消，青山高突兀。」

上堂。「一藏又一藏，法寶無盡藏。真空空不空，默契如來藏。今日是海山老居士延僧誦《金剛般若經》第二藏告圓，修懺回向，請

山僧陞座，舉揚般若。教中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且道：般若又作麼生說？山僧只得曲順機宜，畫蛇添足去也。」遂拂子畫一畫，云：「山欲斷時青更接，水將窮處綠無涯。」

臘月朔日，談門李氏六十生辰，請上堂。師云：「適纔山僧在方丈裏坐，驀然有個大漢走來道：『長老！我簇新做一首偈在此，可容呈似否？』山僧道：『願聞。』伊云：『今朝臘月初一，天晴紅日東出，光明炤地炤天，成就新戒大德。』山僧見他說得好，再請說兩句。他道：『要再說兩句也不難，第一須要齋我，第二莫要笑我。我是長耳定光，要想大餐粑喫。』山僧以偈荅云：『今日臘月初一，雪消青山露出。有大施主到來，作大無漏功德。衲僧川雲赴擁，個個多有齋喫。』說偈未已，又有一個來道：『你兩個偈雖說得好，祝壽一句尚未道著在。』山僧云：『請道取這一句。』彼云：『豈不聞：萬年松在祝融峰。』大眾！道得諦當麼？更須與他一分。」復舉：「昔有一秀才見長沙和尚看經，問：『和尚看甚麼經？』沙云：『《千佛名經》。』才云：『未審千佛居何國土？』沙云：『黃鶴樓崔顥題詩後。秀才也須題取一篇好。』」師云：「試聽頌出：黃鶴樓前幾度春，漢陽一望水粼粼，自從崔顥題詩後，一度吟來一度新。」下座。

上堂。師云：「今朝四月十五，鶴林擊動法鼓，摩竺嶺忽爾點頭，黃鶴峰欣然起舞，蘇公院裏好鳥啼一聲兩聲，周子池邊埜花開三朵四朵，真如妙體、般若圓音，無蓋無藏、亙今亙古。報諸人，休莽鹵，說甚趙州無、雲門普，若能直下知歸，立地頓超佛祖。」曳杖，下座。

上堂。「靉靆慈雲合復開，中天慧日麗香臺，世尊明夜方成道，施主今朝先設齋。如是，則預徵其祥矣。彼既丈夫我亦爾，豈可獨讓釋迦老子一人悟道成佛？只如今日王太夫人入山捐貲作齋供養，與昔日法華會上龍女奉獻寶珠，直往南方無垢世界成佛，無二、無別。既無二、無別，則應心生大歡喜，自知當作佛。還有一個字為甚不說？這一個字要王太夫人自己承當。」復舉：「昔日王常侍訪臨濟大師。問云：『這一堂僧還看經否？』濟云：『不看經。』『還習禪否？』濟云：『不習禪。』侍云：『既不看經，又不習禪，畢竟作甚麼？』濟云：『總教他成佛去。』侍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師云：「常侍、臨濟，二俱作家，二俱未了。爭似今日王護法入山，見一堂亦不問看經習禪。彼既無問，山僧亦無荅。雖然無問無荅，彼此默然相契。且道：相契一句作麼生？知心不在千杯酒，一盞清茶也醉人。」

上堂。問荅畢，師云：「雪滿千山，寒松獨秀，祖意西來，分明泄漏。向者裏一回取證，便能穩坐家堂，天然尊貴、天然長壽。吾宗

無語句，亦無一法示人，只有換人眼睛幾枚烏豆，伶俐漢直下一槌便就，個中且喜有其人，萬別千差俱徹透。」復舉：「妙喜嘗在室中問妙總云：『古人不出方丈，為甚莊上喫油餈？』妙總云：『和尚放某甲過，方敢通消息。』妙喜云：『我放你過，你試道看。』妙總云：『某甲亦放和尚過。』妙喜云：『其奈油餈何？』妙總一喝便出去。是時，妙喜座下有一千七百眾靡不稱賞。」師云：「妙喜老漢也是當斷不斷。若是山僧問伊：『古德不出方丈，為甚莊上喫油餈？』待伊云：『和尚放過某甲，方敢通消息。』便與劈脊一棒。何故？放過即不可。更聽一頌：放過不放過，面目分明露。其奈油餈何？一喝叢林播。」

上堂。問荅畢，師云：「一人傳虛，萬人傳實。盡道二千五百年前有一個釋迦老子，於昨夜睹明星悟道，靡不各各生歡喜心、生渴仰心、生恭敬心。既生如是心已，皆曰：『我等亦欲作佛。』各乘願力，隨類攝化，或應以佛身、菩薩身、辟支佛、阿羅漢、聲聞、緣覺等身得度者，即皆現之而為說法。如是，則現前大眾無一非現身說法者也。若也承當得去，今人古佛原非异，一會靈山不用參；其或未然，莫更屈著他釋迦老子。」喝一喝，下座。

開罏，上堂。師云：「楊子江心截斷眾流，金山晃耀；鶴林寺裏大開罏韝，紅燄輝煌。若是俊鷹快鷂，不勞呼喚而自解飛騰；設或鈍鐵頑銅，須假煆煉而方成法器。今則驅為山牯牛、策楊岐驢子，一總攝入欄中，不許犯人苗稼、不許絲毫動作，動作則三十棒要得平平帖帖、馴馴熟熟，直待冰河發燄、石筍抽條，始可放伊出去，平田淺草大方闊步，騰騰任運、任運騰騰。且道：即今九旬為伊始選佛場開，點鐵成金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

上堂。師云：「結制三日，堂中打七，剔起眉毛，個個著力。華山善信聞來集供，獻伊蒲飯炊香積，法雷大震，法鼓大擊，人天眾前特為表出。且道：表出個甚麼？佛法無多，久長難得。」復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師云：「趙州老漢有年無德，無端拋者領極重布衫，累人穿不上、脫不下。今日有人問山僧：『一歸何處？』向他道：『踏破草鞋赤腳走。』」下座。

上堂。問：「拈起也，龍吟虎嘯；放行也，月白風清。如何是定乾坤的句？」師云：「斬釘截鐵。」進云：「摩竺山下安宮殿，萬象森羅繞法筵。是何人境界？」師云：「瞻之仰之。」問：「四壁蒼松棲老鶴，一溪碧水遶青山。如何是寺前境？」師云：「霸王臺對祖師岡。」進云：「合殿香飄凝寶蓋，滿庭霜葉似天花。如何是寺中境？」師云：「好看一勺寄奴泉。」進云：「袈裟僧古偈，盂缽

養生龍。如何是人中意？」師云：「喜時開笑口，愁處蹙眉頭。」進云：「假如人境意俱忘，和尚作麼生相接？」師便打。進云：「既然人境意俱忘，未審過在甚麼處？」師復打。進云：「且道：現前大眾今日得何三昧？」師云：「有口解喫飯。」進云：「恁麼則言下了然歸及第，大家撫掌笑乾坤去也。」師噓一聲，乃云：「鶴林長老多嗔少喜，不是愁柴，便是愁米。正愁悶間，忽有個人來報道：『莫愁悶，且從容，草玄閣上子雲公，數日已前曾有約，今朝一定到山中。齋也有，嚫也有，每人一個大饅首。』不特山僧生歡喜，彌勒如來開笑口，肚皮喫得飽膨脖，面對南山看北斗。」復舉：「歸宗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宗云：『即汝便是。』僧云：『如何保任？』宗云：『一翳在眼，空花亂墜。』」師云：「歸宗恁麼荅話，也是就釘打鐵。這僧雖解承當，爭奈腳底未穩。山僧則不然，若有問：『如何是佛？』向他道：『拄杖子。』『如何保任？』」良久，云：「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下座。

小參

早參。師云：「今朝冬至一陽生，石筍抽條賀太平，惟有山僧拄杖子，不屬陰陽不變更。」遂拈起拄杖，云：「為甚昨日拄杖子走出山門外，四大部洲遶一匝方回？莫道四大部洲遶一匝，饒他遶遍無邊剎土，總離我這裏不得。」卓拄杖，下座。

早參。師云：「山僧今早拈香禮佛、祝聖拜年已畢，金山塔為筆、楊子江為墨、太虛為紙，大書四句偈。且道：那四句偈？歲朝把筆，百事大吉，天下太平，萬民樂業。」

早參。師云：「諸方過冬鬧浩浩，鶴林過冬靜悄悄，池邊鴨子凍匾嘴，斗裏蝦兒都不跳。跳一跳，三十棒，要不要？何故噩？勤底卻被懶底笑。今朝節屆書雲灰飛葭管。還有不屬陰陽消長者麼？出來道道。」時有僧作禮，云：「請和尚證明。」師云：「證明個甚麼？」僧擬議，師便打，乃云：「山僧若也道出，極是現成、極是巧妙。且道：是那一句？」驀拈拄杖，指云：「濂溪祠向米家墳，摩笄山對張王廟。」

中秋，早參。師云：「大眾！昨夜可曾看見月華麼？」以兩手作圓月樣，云：「始初這樣大。」以兩手又放開些，云：「漸漸這樣大。」乃大拓開兩手，旋風繞云：「後來這樣大、這樣大，無邊無際，普天匝地，明察秋毫，不容擬議。咦！可惜好個境界，那時諸人總在睡夢中，影也不知。」呵呵大笑，歸方丈。

早參。師云：「昨日舊歲，今朝新年，祝延皇帝聖壽萬年，普天之下慶賀豐年。若老、若少，身添一年；若僧、若俗，大家拜年。且

道：拜年相見一句作麼生？春風滿面人情喜，必定今年勝去年。」
晚參。師云：「禪須參個實頭禪，不在腳尖語句邊，若是有人親撞著，馬師碑在寺門前。還有撞著者麼？若撞著，自應頭破腦裂，血流滿地；若道撞不著，終日出出入入，為甚當面蹉過？」
晚參。「山僧嘗見人說醫星落在鎮江，所以名醫甚多，四方來就醫者亦不少。山僧恰似個三家村裡窮醫生，外面雖掛了藥牌，店裡並沒有參苓、蔻木、鬱金、牛黃等貴重藥草，只有幾枚芭荳，不管疑難雜病，乃至佛法禪道病、憎凡慕聖病、耽迷著悟病、沉空滯有病、猒喧求靜病、莽蕩豁達病、昏沉散亂病、水浸石頭病、鬼窟裡作活計病、久入膏肓不治病，禪和子八萬里，千微細、極微細種種毛病，總與他一枚巴豆喫下，忽然將肚腸裏宿物盡情打落，一些氣息也無。既平復後，不得補益太早，順時保重，切宜忌口。何故？自恃無病，猶帶病根在。」
冬至，晚參。師舉：「僧問古德云：『如何是冬來意？』荅曰：『京師出大黃。』是何意旨？大家道道看。」一僧喝。一僧云：「踏破草鞋赤腳走。」一僧作舞。一居士云：「開口見膽。」一僧聳身作放炮聲，師擒住，云：「既放了靜更炮，為甚巡人犯夜？」僧擬議，師直打退。乃頌云：「僧問冬來意，京師出天黃。嶺頭風色暖，漏泄早梅香。」
除歲，晚參。師云：「冬窮歲盡時如何？秖剩一雙窮相手，信手拈來用不窮，家常活計般般有。眾兄弟！還知否？也有底歸家穩坐、也有底途中奔走，途中家舍不相離，蝦跳何曾出得斗？爆竹如雷震耳聾，百獸潛藏獅子吼，分明漏泄祖師機，笑破東村阿婆口。且道：即今一句畢竟又作麼生？大盡三十夜，小盡二十九。」
落堂。師問新到興化僧：「天下水都是向東流，為甚興化水向西流？」僧云：「翻轉面皮。」師云：「翻轉後又如何？」僧喝。師云：「再喝看。」進云：「猶嫌少在。」師打云：「翻轉你看。」進云：「是何心行？」師云：「山僧罪過。」復示一偈云：「人間有水盡朝東，惟有昭陽水不同。識得源頭無彼此，翻然拽轉逆流中。」

示眾

除夕，示眾。師云：「今夜是臘月三十夜了，記得古人有除夕詩云：『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這兩句詩無論僧俗，凡在客中飄泊者，讀之靡不感嘆。何謂也？一年三百六十日，今夜是個盡頭徹底時節，豈不是一年將盡夜，人人知道的？而萬里未歸人，莫要限定萬里，或有出外在百里、幾百里、千里、幾千里，乃至萬里、

幾萬里未曾到家，皆謂之未歸人。到今夜來，未免總要思量家鄉、親緣、眷屬。不獨貧窮的風餐兩宿，囊無半文，流離困苦，要思量家鄉；假饒富貴的做官，做到極品，尊榮無比，今夜也要思量家鄉；經商的貿易稱意，獲了千倍萬倍利息，今夜亦更要思量家鄉。何故？只為情緣濃厚，熟處難忘。而我禪和子且又不然，辭親割愛，圓頂方袍，離鄉背井，萬水千山，撥草瞻風，尋師擇友，惟道是求，以法為親，異姓同居莫非眷屬，南州北縣總是家鄉，無年可盡、無家可歸，十世古今，始終不離于當念，無邊剎境，自他不隔于毫端，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誰分舊歲、新歲？處處可安居，那計故鄉、異鄉？逍遙放曠，去住自由，如此方謂之到家了事漢也。如心地未穩、道眼未明，空喪光陰，虛消信施，但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而今臘月三十夜，閻羅老子與你們打算飯錢，將何抵償？曠劫長在途中，何時方得到家？簡點平日，我慢山高、無明海闊，與道相違，離家轉遠，名之為可怜憫者。雖然有個方便，不妨就路還家，立地受用。若也會去，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其或未然，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上元夜，示眾。師舉：「古德走馬燈偈云：『團團遊去又來遊，無個明人指路頭。除卻心中三昧火，刀鎗人馬一齊休。』山僧亦有一偈：『茫茫火宅競貪遊，長夜輪迴迷路頭。一隊皮中無血漢，隨人腳轉幾時休？』此事貴在自己立定腳跟作得主宰，所謂即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終未了。你若不肯休歇，迴光返照，只管向外馳求，轉走轉遠、轉急轉遲，蹉卻路頭了也。如何得不蹉路頭去？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

端陽，示眾。師云：「五月五日是端陽，俗人爭喫雄黃酒？今年不見鬥龍船，江上雖無山上有。江上既沒得龍船，山上又那裡得來？」驀豎起拳，云：「纔把些些頭角露，興雲布雨遍乾坤。」

病起，示眾。「山僧今年四十五，一場病來沒處躲，寒熱交攻不肯休，金剛也把眼睛努，一聲咳嗽響如雷，通身汗下渾似雨。黃面瞿曇曾有言：『真個有身必有苦。』幸而山僧有個安閒法。且道：有個什麼安閒法？死了任填溝壑去，健來且把杖黎閒。」

結制夜，示眾。師云：「鶴林空空常住，今冬忽然結制，又無知浴承當，事事不能次第。瓢笠遠近而來，十方共相會聚，大家勇猛直前，要與佛祖出氣。禪須參個徹頭，莫等時流兒戲，自己胸中流出，方能蓋天蓋地。眾兄弟！須仔細，夜來黑地經行，切忌撞著露柱。」

示眾。師云：「休休休，得風流處且風流。歇歇歇，甕裏何嘗走卻鱉？休不得，歇不得，知汝胸中各疑惑。莫疑惑，兩個五十是一百。咄！」

落堂，開示。師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如何是知的事？」眾荅不契。師云：「知之一字，眾禍之門，不如不知好。」遂旋風打散，歸方丈。

二七，落堂，示眾。師云：「一七飯錢猶自可，二七飯錢不易還。設問現前諸衲子，幾人能透祖師關？大眾！韭露易晞，風燈易滅，人命無常，難保呼吸。若老若少，作速火急，而今不了，後悔無及。未得入頭者，須尋個入頭處；已得入頭者，須尋個出頭處。然而正眼觀來，只貴直下了然，那裡有甚出入？既無出入，為甚又有祖師關？」乃豎起竹篦，驀擲下，云：「兩岸猿聲啼不歇，扁舟已過萬重山。」

入堂，示眾。師以拄杖作搖櫓勢，復作唱歌聲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鎮江城外鶴林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乃高聲連喚云：「客船到來，大家來買些東西過年。」一僧云：「某甲不買。」師云：「你又出來作麼？」僧禮拜，師便打。一僧云：「某甲無者閒家具。」師云：「何不上前來做個主顧？」一僧云：「和尚開什麼店？」師打云：「貨也不識。」卓拄杖，云：「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舒城歸，示眾。師云：「山僧自重陽日出門，一路涉水登山，衝風冒雨，遇幾般奇特事：過采石磯，見李白騎鯨捉月；到清泉寺，聞魯肅閉戶讀書；浮山遠、投子青互相迎送；華蓋峰、春秋嶺迭作主賓。從舒城轉到一深山中，叢林可觀，人煙冷落，正嗟嘆間，忽走出個憨布袋來，呵呵大笑，云：『鶴林長老何緣到此？』山僧道：『特來相尋。你布袋裏多年積聚許多骨底骨董，分些我回去供養，如何？』他便一把捏緊布袋口，再也不肯放下。山僧道：『看你肚皮雖大，胸襟太窄，我不過來試試，你何必著忙？』兩下遂別。山僧憶著大眾，撥轉船頭，歸心如箭。適纔到塔上禮拜未了，先老和尚便問：『汝帶甚東西回來供養我？』植上座道：『受盡辛勤徒往返，了無一物獻吾師。』大眾！老和尚既沒得供養，諸人都莫妄想。」

示眾。師云：「虱多不癢，債多不愁。山僧向來衣單淡泊，有幾件替換底俱已典在舖裏買柴供眾了，秖剩一件鶻臭衫，無漿水錢洗浣，行者輩往往見而驚曰：『和尚穿底衣服這樣虱多，如何穿得？』山僧渾然不覺，所謂虱多不癢。鶴林常住一無所有，值此荒歲難以支持，東也欠債、西也欠債，今日來催、明日來討，山僧始初顧惜體面，生怕出乖露醜，逗到計窮力極、迴避不及處，索性覿體擔當，冤頭債主彼此和做一家，竟成相忘，所謂債多不愁。只是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卻抓著山僧癢處，便與他劈脊一

棒，他卻不知痛癢，又動著山僧愁處。且道：愁個什麼？不覺日又夜，爭教人少年？」

示眾。師云：「蚊子叮人毒如蝎，惱得山僧睡不徹，無端夜半發無明，卻把床頭扇打折。大眾！夜來蚊子甚多，還有叮不著者麼？若道叮不著，直似頑銅鈍鐵；若道叮著，為甚皮下無血？」

誕日，示眾。師云：「山僧昨日入城街上，見一人面帶菜色，口裏唱云：『肚饑勞勞心裏嘈，瓜州糴米鎮江淘，楊子江裏挑清水，五州山上斫柴燒。』山僧叱云：『你這獃漢！現前一路店舖上饅頭、卷子、燒餅、油餈、乃至金剛臍、吊桶底，何所不有？只消兩三文錢隨分買些喫，當下就飽。何故捨近求遠，當面錯過？』夫參學人亦如是，須參活句，莫參死句。這漢從前所執者死句，山僧所示者活句。他若肚饑，要到瓜州糴起米來，轉回到鎮江淘起來，重到楊子江中挑起清水來，又到五州山斫起柴來，恁麼費許多氣力，纍纍堆堆煮起飯來，只恐飯不能煮成，人先餓死了。又如病人服藥，須用活方，莫用板方。若執定板方，不能醫病，反受其害。要察其脈理、審其病由，以活方治之，加減補瀉各得其宜，起死回生即刻見效。今時學者直截指示他，他卻不信，喜走遠路。試舉其一，餘皆如是。設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劈脊與他一棒，他卻不解，直下承當。或向他道：『東山水上行。』或云：『西河火裏坐。』又不能言外薦取、句中透脫，不是錯認定盤星，定是總作奇特想。如這獃漢一般，食在口邊不解嘆，只管東尋西覓，不肯休歇。所謂即今休去便休去，欲覓了時無了時。今晚倘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但向他道：『山僧今年四十六。』」便歸方丈。

元旦，普茶次，師云：「當日先和尚嘗示人云：『凡說法，無有定時、無有定處。無有定時，則早亦可說、晚亦可說、坐亦可說、立亦可說；無有定處，則法堂上亦可說、僧堂前亦可說、丈室中亦可說、齋堂裏亦可說。一切時、一切處皆可說，貴要應時及節，說得恰好。』山僧今夜向齋堂裏說法去，也只是沒得恰好的句供養眾兄弟。」良久，指燈云：「今年燈似去年紅。」

一日，師拈黑豆一顆，問眾云：「古人道：『善財參遍處，黑豆未生芽。』且道：這個從何而來？」眾下語皆不契，師叱云：「好一隊青頭白臉禪師，總被一粒烏豆換卻眼睛。」

示眾。「端午日，有以紙製假蜈蚣呈似山僧，遂戲粘壁上，凡來見者靡不驚疑怖畏，曰：『壁上一條蜈蚣。』及審視久之，知是假底，諸念便息。夫蜈蚣一小虫耳，假者尚能使人驚疑怖畏，若是更可怪者，即親手製作之人驀忽見之，亦生驚疑怖畏，自視久之，不覺大笑。所以道：畫師畫地獄，醜狀百千般，放筆從頭看，特地骨

毛寒。嗚呼！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是知驚疑怖畏、真假生滅，在人不在物也。玄沙遇虎、子湖看狗之類，莫就他物上作解會，應須向自己分上看取始得。雖然，切不得動著，動著則喪身失命。」

頌古

世尊初生。

孃胎纔出口吧吧，傍若無人莫漫誇。潦倒雲門椎不殺，至今天下事如麻。

世尊未離兜率。

未離兜率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畢。分明口款已供通，驗得真贓莫擒賊。

迦葉倒剎竿。

難兄難弟愁復喜，倒卻剎竿沒道理。殃害兒孫無了期，七縱八橫扶不起。

清淨行者，不入涅槃。

呂洞賓失卻寶劍，張果老踏碎葫蘆。兩人夾路相逢著，平地登仙興不孤。

善財採藥。

隨手拈來草一莖，等閒殺活任縱橫。藥頭秖為太靈驗，醫得蒼生病轉深。

傅大士講經。

大士揮案一下，梁王失卻眼睛，未曾如是我聞，早已信受奉行。

女子出定。

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文殊與罔明，活陷在深土。

六祖風旛。

不是風旛，仁者心動。大小祖師，開眼說夢。箇中端的少知音，落花流水閒相送。

國師塔樣。

國師塔樣，不假造作。突出虛空，一任描摸。

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黃檗聞之，不覺吐舌。

迅雷一擊大雄峰，直得髑髏俱粉碎。電掣青天舌吐遲，拜相白衣何足貴？

南泉與歸宗、麻谷同去參南陽國師。泉先於路上畫一圓相，曰：「道得即去。」宗於圓相中坐，谷作女人拜。泉曰：「與麼則不去也。」宗曰：「是什麼心行？」泉乃相喚曰：「不去禮國師。」

王老師，慣捏怪，引得同行坐底坐、拜底拜，粧出許多醜態。咄！莫道中途信已通，親見國師猶遠在。

南泉示眾，曰：「王老師賣身去也，阿誰要買？」一僧出云：「某甲買。」師云：「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麼生買？」僧無對。

散盡敵國家資，難將滯貨脫掉。不作貴賤誰酬？鬥奪卻無人要。

南泉斬貓。

兩堂爭貓，直下一刀。心肝剖出，不剩皮毛。

趙州頭戴草鞋。

父業子承，草鞋頂戴。救得貓兒，賊身俱敗。

盤山將順世，告眾曰：「有人描得吾真否？」眾將所寫真呈，不契。普化出曰：「某甲描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向後掣風顛去在。」

師欲歸真卻問真，由他妙手向前陳。風顛普化傳相似，畫虎成貍笑殺人。

盤山示眾，曰：「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

地擎山而忘峻，石含玉而忘瑕。竹裏鶯聲春日，雲中犬吠仙家。

夾山參船子。

不知笑裏有戈矛，一釣金鱗便上鉤。夾岸桃花風雨後，滿船紅淚映江流。

三角示眾，曰：「凡說法須用應時應節。」時有僧問：「四黃四赤時如何？」師曰：「三月杖頭挑。」曰：「為甚麼滿肚皮貯氣？」師曰：「爭奈一條繩何？」曰：「如何得出氣去？」師曰：「直待皮穿。」

拋擲何曾動腳尖？鼓將閒氣掣風顛。縱然紮得繩頭緊，未待皮穿輥上天。

良遂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右軍去後墨池渾，智永曾將鐵裹門。莫向人前誇大口，知之一字禍之根。

鹽官犀牛扇。

扇破犀牛何處尋？未開口已角猙獰。世間無限丹青手，一片傷心畫不成。

瑞巖主人公。

自呼自應弄精魂，大煞嘵嘵費舌根。死後惺惺復誰應？盤陀石長碧苔痕。

玄沙白紙。

父子迢迢各一天，寸心難倩筆頭傳。白紙能通千里信，至今此話錯流傳。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穴云：「金沙灘上馬郎婦。」

金沙灘上誰家女？便肯將身嫁馬郎。可奈臨期違所願，洞房臭卻粉皮囊。

藥山謂高沙彌云：「見說長安甚鬧。」高曰：「吾國晏然。」

長安市上何其鬧？吾國從來自晏然。柳巷花街四五百，管絃樓閣二三千。

佛事

古南先老和尚週忌，上供

「金棺揜耀後，彈指已週年，鼻孔全窺見，依然沒半邊。盡謂今日是我老和尚入滅之辰，且不知我老和尚現在說法。」顧左右，云：「且道：說箇什麼？」遂插香，云：「分明記取。」

三週，設供

「吾師示寂已三年，日日袈裟禮塔前，劫火洞然毫未盡，洪波白浪任滔天。巴陵三轉語，妙祖只一句，乃至吾密翁一句也無。今日不肖為先師又說箇甚麼？可奈兒郎貧徹骨，聊陳一盞寄奴泉。既是貧徹骨，寄奴泉，復何來？借婆衫子拜婆年。」

送先老和尚舍利入塔

「好所無縫塔，送入真舍利。既是無縫，又作麼生入？」舉起舍利，云：「眾兄弟！急著眼覷，永鎮祖師崗，光明炤天地。」

秀峰岫雲和尚計音至，上供

「太白山中早得名，古南會下惟兄長，中興秀峰廢祖庭，法雨均施人天仰。繼遷雲巖破山法席，瞌睡虎聲諸方震響，弟也愧非乎小廝風顛，兄乃實同乎睦州推獎。天各一方，時深馳想，擬一過吳門談心抵掌，詎料遽爾藏蹤，千聖莫知所往，情關手足可勝悲怏，聊獻以京口三山之疊翠、長江萬頃之滄浪，陳列座前用申供養。大眾！

還知我秀峰法兄平生受用不盡處麼？孤雲出岫本無心，月落依然在天上。」

為受業師十週設供

「過橋遭擷山河破，擦背光生浴室中。父子古今同一遇，不堪千載泣西風。我老師一生整刷祖庭，肯堂肯搆，開化一方，承先啟後，可見而知之者。至於廣願弘慈，密功深行，小子弗能舉其萬一。大眾！即今還見吾老師末後面目麼？澗畔龍吟千嶂舞，林間鶴唳九天聞。」

為慧朗師起龕

「東方既白日出卯，山林處處聞啼鳥。北斗藏身沒處尋，一道神光常皎皎。那伽定入忘昏曉，門戶豁開絕邊表。密移一步看飛龍，莫把虛空踏破了。」喝一喝便起。

舉火

「把住時，密不通風，佛眼難覷；放行時，著天匝地，迥絕遮攔。且正恁麼時，把住即是？放行即是？」擲火炬，云：「劫火洞然毫未盡，當陽脫體露金風。」

為收供勤修禪德火

「勤修！勤修！生緣徽州。中歲棄俗，最老實頭。多年收供，願力未周。積勞成病，今日難留。」攛下火炬，云：「山僧助汝一把火，脫體風光得自由。」

為汝風杲和尚火

「入鏖垂手接人來，應化隨方莫可猜，火燄堆頭親說法，通身活眼洞然開。茲者獻歲三日，汝老法兄到我山中相見次，便云：『衰軀不久欲謝世緣，換房子住。至期，借重為我打箇圓相，下一把火，預為申請，惟乞慈諾。』植上座道：『新年頭何故說末後句？』汝兄道：『實非戲言，更有所托。如朽骨火後，當鍛成灰，颺之江流，餧之魚鱉，切勿埋土建塔，使占十方常住地。此語早曾囑之張魯菴護法，幸同留意，無違我願可也。』詎料別來未幾，果如前

言。嗚呼！老法兄之道眼明徹，機用超卓，諸方共所推重。至若逆行方便，不留朕跡，孰能測其端倪？」驀豎火炬，云：「小弟今日不免依教奉行去也。」遂打一圓相，云：「請看一具黃金骨，百煉光明愈轉新。」

除夕為野生上座火

「六十三年似消雪，人命無常在呼吸。臘月三十正此時，鐵額銅頭避不及。既避不及，即今向何處安身立命？」攛火炬，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了義禪人火

「生來死去，不隔纖塵。若了此義，觸處皆真。即今為汝了此真實義去也。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投炬。

正知禪德起龕

「正恁麼時，知箇甚麼？」卓拄杖，云：「看腳下。」

舉火

「未得安閒法，難辭八苦煎，無常風火逼，時刻不相延。正知禪德生前為眾打供，頗有道念，且問：汝平日在鎮江城裏出出入入，自己腳跟下一片田地還曾踏著也未？若也踏著，五條街上門門透，千歲橋邊路路通；倘或未然，烈燄亙天無避處，急須照顧兩莖眉。」遂投炬。

佛起法屬起龕

「金沙名家子，早把塵煙割，披緇二十年，俗氣猶未脫。不肯念南無，只喜教子曰：『生死到頭來，掘井難濟渴。若能得其本，自然不愁末。』且道：如何是本？」以杖擊龕，云：「佛種從緣起。」

舉火

「五蘊山頭世界寬，四方八面絕遮攔。欲知立命安身處，烈燄光中著眼看。」

大司馬科公命代作先老和尚祭文

恭惟鶴林堂上本師牧雲老和尚舍利窣多波之前曰：「於戲！惟師道德，廣被法界。七座寶坊，說法自在。起太白燈，接溥沱脈。正令全提，最為烜赫。一條白棒，打鳳羅龍。風行草偃，宇內欽崇。晚年謝事，行藏莫測。佳山水間，隨意自適。研窮經論，指示後學。祖意教意，一貫穿卻。法門不幸，遽沉巨楫。四眾失怙，人天悲泣。磨笄峰頭，十方坐斷。千載馬師，相為侶伴。三山秀拔，長江接天。蓮池竹院，師其在焉。塔石忽送，泉湧靈龕。全身復現，湖海具瞻。火後舍利，八表燦然。弟子企慕，非一日矣。山川修阻，望風遙禮。覲諸法嗣，即如覲師。仰承慈蔭，曷能忘之？敬爇瓣香，神馳塔右。督師南來，未遑躬叩。以法為親，死生不隔。遙展寸私，伏祈鑒格。」

行實

潤州鶴林天樹植禪師，蘇之常熟劉氏子，母張氏，夢日輪東昇誕師，時崇禎壬申臘月十四日也。未期歲，左臂患癱，父母危之，有老僧過門，摩其頂曰：「此子根器不凡，他時必當為一代祖師，紹隆佛種，何慮其命短乎？」因命名曰劉祖。自幼天資穎悟，甫九齡，見庭前出小松一株，塾師云：「此松不屬栽，乃飛子墮地而生，名曰飛來松也。」師即詠飛來松詩曰：「本具靈根不用栽，飛來端不墮塵埃。毫芒便有參天勢，他日堪為梁棟材。」里人傳誦異之。未幾，父喪家貧，遂廢學。年十五，決志白母，投本邑破山邁菴德禪師出家，十九薙染。一日，師侍德登山，見鑿井者，師問曰：「高山頂上水從何來？」德曰：「試把你頭頂上錐箇洞，看有血出否？」師領旨。一日，擇菜次，又遇一老宿激發，深信有此事，遂密密叩已而參。辛卯秋，禮牧雲門和尚于惟實居，師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門云：「今日汝且隨我往頂山寺，回來與汝說。」門回，師跪而啟曰：「如今求老和尚為某甲說。」門驀豎起拳曰：「這樣大栗子，汝喫得幾個？」師忽有省，遂起立曰：「美食不中飽人餐。」門曰：「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師曰：「何奇之有？」門頷之。丙申冬，師往堯峰費隱容和尚處受具戒，後參石奇雲和尚于南廣，屢次問話，被雲打出。一日，師挑土次，雲以杖攔路，曰：「道一句，放汝過去。」師踢開杖便行，雲驟步扯什擔，曰：「不許亂統，親切道一句來放汝。」師云：「和尚自己不出坡，更要擔閣別人。」雲放手而笑。一日，輪師磨麥次，師竟定而不動，同磨僧推師手曰：「何不大家著

力？」師推磨向前，忽然大徹，信口成偈曰：「千椎百拶枉勞神，一撥輕輕便轉身。粉碎虛空撲落地，依然杷柄屬當人。」進呈雲，雲接偈置向背後，問云：「還有麼？」便與一掌。雲攔胸擒住，曰：「汝見甚麼道理敢打老僧？」師云：「這是甚麼所在說道理？」雲拓開曰：「放汝三十棒。」師云：「請和尚自領。」拂袖便出。至晚，雲落堂舉師偈，當眾稱賞，師掩耳而出。師又參福巖容、平陽忞，皆有機契合，具見別章。師歷諸方，惟事古南門和尚為久，門遂作手書招還，愛重彌切。一日，門問眾曰：「臨濟在黃檗手裏喫棒，為甚向大愚肋下還拳？」師曰：「是非只為多開口。」門曰：「三頓棒到你身上又如何？」師云：「恩大難酬。」門休去。康熙己酉春，命師掌記室於古南，偶患寒症幾絕，門語師云：「汝病勢已重，宜急打點。」師曰：「生也好、死也好，何用著急？」門云：「生又不生、死又不死時如何？」師云：「有勞和尚掛念。」門曰：「汝甚得病中受用，幸加保重。」病起，門題自真付師，有「澗中泥彈重拈出，喚作明珠付後人」之句，并跋囑語。辛亥冬，門將示寂，復以法衣授師，繼席鶴林。師提綱舉要，揀魔辨異，具擇法眼，律身節儉，同眾作息，有古德風。平日言句，或勿存稿，參徒輩私錄十之一，請付梓。師不允，復示偈曰：「大于經卷無人看，誰理山僧亂葛藤？爾又何勞徒費力？自知長處一無能。」其謙謹若此。十四年，天孚祐書記受師付囑，拜辭還京師，示曰：「茲當法門秋晚，汝歸燕臺，切須韜晦，善自保重，勿辜負師家本念。況山僧年來多病，不久住世，凡我學道人唯以生死為大，不可繫念去留，著人我相，或水邊林下，且去隨緣自了，當體先佛之言為極則也。」十九年冬十月上浣，師遂示寂。荼毘後，門人建塔于杜鵑樓之東塢焉。噫！師九歲能詩文，語言動靜罔不中節。至其參悟後，機鋒迅利，當仁不讓，各傳寰宇，道播海內。然則向者摩頂之老僧，豈虛語哉？

極樂社法侄祖杲頓首拜撰

塔銘

鶴林天樹植禪師塔銘。師諱行植，字天樹，蘇之常熟劉氏子。母張氏，誕師於崇禎壬申臘月十四日。將生之夕，夢日輪東昇。及期歲，左臂患癱，有老僧過之，摩其頂曰：「此祖位中人也，病不足憂耳。」父即命名曰劉祖，未幾果平復。三、四歲最穎異，七歲就塾。一日，塾師指庭前小松曰：「此樹因飛子墮地而生，今呼飛來松，小子能詠之乎？」師即應聲曰：「本具靈根不用栽，飛來還自出塵埃。毫芒便有參天勢，他日堪為梁棟材。」里人傳頌異之。年

九歲，值父喪，家貧廢學。至十五，求出家，白母再四，投本邑破山邁菴德禪師，十九始落髮。嘗侍德登山，見鑿井者，師問曰：「高山頂上水從何來？」德曰：「設把你頭頂上錐個洞，看有血出否？」師稍喻其意。又隨眾擇菜次，聞一老宿激發參禪，方知有向上一等事。辛卯秋，禮牧雲門和尚於惟實居。師問：「如何是本來面目？」門曰：「今汝且隨往頂山寺，回當與汝說。」及回，師跪而啟曰：「求和尚可為某甲說矣。」門驀豎起拳曰：「這樣大栗子，汝能喫得幾個？」師忽有省，遂起立曰：「美食不中飽人餐。」門曰：「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師云：「何奇之有？」門頷之。丙申冬，師往堯峰費隱容和尚處求受具戒。後參石奇雲和尚於南廣，屢次問話，被雲打出。一日，師挑土次，雲以杖攔路，曰：「道一句，放汝過。」師踢起杖便行。雲驟步扯住擔，曰：「不許亂統，親切道一句來。」師曰：「和尚自己不出坡，更要擔閣別人。」雲放手而笑。一日，輪師磨麥次，師竟立住不推，同磨僧推師手曰：「何不大家著力？」師忽曳磨，廓然大悟，信口成偈曰：「千椎百拶枉勞神，一撥輕輕便轉身。粉碎虛空撲落地，依然把柄屬當人。」進呈方丈，雲接偈置向背後，復問曰：「還有否？」師便與一掌。雲攔胸摑住，曰：「汝見什麼道理，敢打老僧？」師云：「者是甚麼所在說道理？」雲拓開，云：「放汝三十棒。」師云：「請和尚自領。」拂袖便出。至晚，雲落堂，舉師偈對眾稱賞，師掩耳而出。後參福巖容、平陽忞，語皆契合，二大老皆器重焉。師諸方遍參，惟福巖、平陽、南廣與古南門和上為心服，四師之間又獨依門和尚為最久，或違左右，門即作手書招之，人皆謂古南座下雖多人，惟師一人特蒙其愛重也。一日，門問眾云：「臨濟在黃蘗手裡喫棒，為甚向大愚肋下還拳？」師出眾曰：「是非只為多開口。」門云：「三頓棒到你身上又如何？」師云：「恩大難酬。」門休去。康熙己酉春，師在古南掌記室，忽患寒症幾絕，門語師曰：「汝病勢已重，宜急打點。」師云：「生也好、死也好，何用著急？」門云：「生又不生、死又不死時如何？」師云：「有勞和尚挂念。」門曰：「得病中受用乃爾耶？」病起，門自題真像，有「澗中泥彈重拈出，喚作明珠付後人」之句，并出囑語以付師。辛亥冬，門示寂，復授師法衣，繼鶴林法席。屢遭歉歲，同眾薄粥度時，作息與俱，不謀利養，以行道自任，無倦怠。丈室內不蓄可貴物，有輒易米供眾一飽，大江南北聞風趨從。座下參徒俱真樸老成之士，每陞堂說法，要不拘早晚，出語直捷，聽者易領會。無論久參、初學，一見師，粘縛為之盡解，皆得師垂一言半句之力也。有記錄其平日所說法語者，師悉戒勿存，乃示偈曰：「大千經卷無人看，誰理山僧亂葛藤？」由是座下英才益眾，師嚴

力淘鑄，不妄許可，惟囑天孚祐書記一人。祐氏族燕山，即投京師廣濟寺薙染十四年，遠嚮師名，因南渡金山下，竟投鶴林。師留侍月日，知是法器，遂付授衣拂，且云：「當茲佛法凋殘之日，山僧之後賴爾一人，汝歸燕切宜善自韜晦，毋輕欲出頭，徒衒虛名，辜負師家本念。況山僧年來多病，在世不能久，汝但水邊林下隨緣養道，當體先佛之言為極則也。」因示喝曰：「佛祖根源最值捷，機先薦得便為親。法門擔子令分付，他日弘揚廣濟人。」十九年冬十月上浣，師示微疾，安然趺坐而逝，緇素哀慕，奉荼毘建塔於本山杜鵑樓之東塢焉。嗚呼！師之才不第見於機辨縱橫，而詩文甚富也；師之德不第形於恭儉誠篤，而慈忍兼施也。余也家世海昌，嘗遊學江南，熟聞師之道風久矣，而恨未親炙。今戊辰春，計偕來京，與四明偉載和尚為方外交最厚，嘗聞偉公嘆息法門前輩落落無幾，存後起者多不能建，如鶴林吾宗典型也，而惜乎住世不久，法席至今虛焉。適遇其門人天孚祐公集師鶴林語錄，將付梓藏板於吾浙之楞嚴寺，思乞余為文銘其塔，并歸鶴林立石，願垂伊師於不朽。余因偉公與孚公伯仲也，師偉公之父行也，余與偉公交，不以門外視余，夫復何辭？乃據狀直述其生平梗概如此，使千百世下知禪宗一代名宿洵不能埋沒云爾，遂為銘。銘曰：

濟河一樹，大哉覆陰。根蟠太白，至今森森。爰發厥枝，維十有二。亭亭古南，舒葉獨異。繼植而芳，鶴林蒼蒼。鶴聲在天，以翱以翔。鐵甕作鐘，金山作杵。動化作龍，沛興時雨。暢矣本懷，身名弗埋。歸歟歸歟，空遺隻鞋。白玉在石，黃金在土。光明所及，燕越吳楚。杜鵑僂東，花開自紅。廓然無聖，誰識其中？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海昌弟子查昇拜撰

癸丑，召對太學生、候補詹事府錄事、平江弟子許國賓拜書

北京廣濟寺嗣法門人湛祐立石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 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